

批判与建构：安德烈·高兹劳动解放思想中的生态意蕴探赜

张月镒, 邓燕茂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要

本论文旨在探究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德烈·高兹的劳动解放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蕴。文章首先阐述了高兹的理论背景, 即在“后工业社会”语境下, 由“经济理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劳动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困境。随后, 论文系统梳理了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认为其劳动异化源于经济理性的内在驱动, 并具体表现为劳动分工、科学技术和消费领域的异化。在此批判基础上, 文章进一步阐释了高兹以“生态理性”为核心构建的劳动解放方案, 该方案包含三个主要路径: 推动劳动解放(缩短工时、实现普遍基本收入), 采用分散型的“软技术”, 以及倡导“够了就好”的价值观。最后, 论文对高兹的思想进行了反思性评价, 指出其对生产力作用的忽视以及在实践路径上遭遇的挑战, 构成其理论难以回避的局限。

关键词

高兹, 劳动解放, 经济理性, 生态理性

Critique and Construc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André Gorz's Thought on Labor Emancipation

Yuerong Zhang, Yanmao Deng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y 27,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embedded in the labor emancipation theory

文章引用: 张月镒, 邓燕茂. 批判与建构: 安德烈·高兹劳动解放思想中的生态意蕴探赜[J]. 哲学进展, 2026, 15(9): 25-30. DOI: 10.12677/acpp.2026.159415

of André Gorz, a French ecological Marxist thinker. It begins by situating Gorz'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where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economic rationality," has given rise to the dual predicaments of labor alienation and ecological crisis. The paper then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Gorz'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rguing that labor aliena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internal drive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is concretely manifested in the aliena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nsump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critique, the paper further elucidates Gorz's project of labor emancipation, constructed around the cor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rationality," which comprises three main pathways: promoting labor emancipation (through reducing working hours and implementing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dopting decentralized "soft technologies," and advocating the value of "enough is enough." Finally, the paper offers a reflective assessment of Gorz's thought, pointing out that its neglect of the role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its practical pathways constitute unavoidable limitations of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words

Gorz, Labor Emancipation, Economic Rationality, Ecological Rationa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 世纪中期以来,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 全球生态系统面临着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等严峻挑战。许多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的“绿色运动”出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此潮流中顺势萌生。安德烈·高兹(以下简称“高兹”)即是核心代表之一。他独辟蹊径, 从生态学的视角切入, 将生态议题与资本主义批判相结合, 在系统剖析经济理性的过程中, 揭示了劳动异化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劳动解放方案。

2. 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生态批判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生态危机, 其根本源于资本主义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不断追求。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经济理性出发, 揭示其在劳动分工、科学技术和消费领域的多重异化。

2.1. 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是劳动异化的内生动力

高兹指出: “在后工业社会, 当前的危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直盛行而显现的合理化的不合理冲动的危机。” [1] “合理化的不合理冲动”指的就是经济理性, 它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始作俑者,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各个方面都屈服于经济理性。

经济理性既可以指“计算与核算”的手段, 也可以扩大到“计算与核算”背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2], 是理性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 代表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取向。在经济理性的主导下, 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生产劳动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需求, 而是为了服务于资本增值和市场竞争。经济理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 更是劳动异化的内生动力。首先, 经济理性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割裂了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 在利益驱使下, 人们竞逐更丰富优质的物质资料, 便将魔爪伸向自然界, 将自然界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自然界被人们毫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甚至破坏,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简化为冰冷的工具性联结。另一方面, 资本

家为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利益, 他们以金钱为饵让劳工服从其调度, 将人与人的多元关系简化为单一金钱关系。这样一来,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与陌生, 信任危机和道德危机频发。其次, 经济理性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高兹认为, 经济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 已经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 不仅生产领域的关系异化, 生活世界的各种关系渐渐工具化和货币化。随着技术的发明与使用, 被编入技术程序的思维成了生活的主导和参照, 具有反思能力与创造性的人们因思维被机械化和程序化占领而丧失了主体性[3]。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不仅否定人的主体性, 还成功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世界, 造成人的全面异化。作为纯粹的劳动力, 工人变得可交换, 可与他人的劳动进行比较, 工人自己劳动的目标甚至都不是自己, 经济理性把劳动者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2.2. 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指出, 人在生产活动中不仅影响着自然界, 还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生产的进行离不开人们之间的某种联系, 而分工正是这种联系形成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分工下, 工人被困于生产过程的某一环节, 无法掌握生产的全过程。

高兹在继承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情况, 在《劳动分工批判》中提出: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4]一方面, 劳动分工破坏劳动的创造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劳动逐渐沦为单调重复的机械性活动。受经济理性支配, 资本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 持续对工作流程进行自动化与程序化改造, 劳动分工变得越来越严格和细致, 它将工人的活动限制在相对狭窄的领域内, 使其沦为机器工业体系中的零部件和齿轮。工人不了解生产的细节与过程, 既降低了工人的创造性和获得感, 又在单调乏味的重复性劳动中剥夺了全面发展的条件, 劳动者的自主性和批判反思能力不断被消解殆尽。另一方面, 劳动分工不利于工人间的团结。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 工厂内的工人严重分化, 一类是从事低端无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者, 一类是从事高端有技术含量的脑力劳动者。在生产和劳动中, 体力劳动者往往受制于脑力劳动者, 处于一种被指挥的状态。高兹认为, 脑力劳动者的目标不是挑战既有社会等级, 而是试图从当前等级中抽身而出, 力图争取更好的待遇。正是这一取向使他们在资本家对产业工人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扮演帮凶, 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合谋者和利用工具。

2.3. 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隐形推手

在《政治生态学》等早期著作中, 高兹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中的关键要素, 本应保持中立的立场, 但却被资本裹挟显现出资本主义意识倾向, 成为资本加剧劳动异化的得力助手。

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 科学技术受制于资本增值的迫切需要, 其应用逻辑被简化为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的工具, 沦为资本家支配和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受经济理性驱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的身心状况漠不关心, 对生产无限扩张所引发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视而不见, 其核心关切局限于利润的持续增长。资本家不惜重金引进先进设备来提升生产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 流水线式的固定分工将工人绑定在单一工序上, 令其蜕变为机械作业的“零件”, 系统性地扼杀了他们的劳动自主权和创造才能。可见,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 科技异化为资本家强化对工人控制与压制的工具。此外, 高兹指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存在本质差异, 社会形态的根本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技术的不同选择。以核技术为例, 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意味着选择什么样的社会, 选择了核技术就意味着选择了警察社会、监控社会[5]。核技术作为高度集中化、层级化的技术形态, 其运用必然加剧对人的支配与环境的破坏。

2.4. 消费异化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衍生后果

高兹深入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现象, 并明确揭示了其中普遍存在的消费异化问题。他认为, 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根源在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夺了自主性与创造性, 劳动成为冰冷且异于自

身的被迫活动, 劳动者因此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为了弥补在劳动中的失落与挫败, 他们开始到劳动之外的领域, 即消费领域, 去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消费本是为了过上幸福生活, 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但异化消费却把手段当作目的。资本家借助网络媒体和广告营销的力量, 持续制造并放大人们的购买欲望, 使消费者购买商品不出于真实的需要, 而是被虚假需求所牵引。人们判断不出消费是否同自身真实需要相统一, 仅仅是为消费而消费。异化劳动剥夺了人们的幸福与自由, 在异化消费中获得的心理满足被人们误以为是失去的幸福与自由。异化消费让公众的消费观念从“够了就好”转向“越多越好”, 人们不再以足够为满足, 而以财富占有和资源消耗的数量来衡量自身幸福。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催生了大量的虚假需求, 这些需求往往超出人类真实的生存所需, 其满足过程必然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最终指向生态系统的崩溃。

3. 基于生态理性的劳动解放方案

生态理性是一个与经济理性全然不同的理性范式, 高兹对生态理性作出界定: “以尽可能少的有使用价值且耐用的物品以及最少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 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6]简言之, 就是“少而好”。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源于经济理性的膨胀与越位, 挤占了生态理性应有的位置, 他的劳动解放思想意在为经济理性划定边界, 使之服从生态理性的逻辑, 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摆脱现有危机的多重构想。

3.1. 推动劳动解放

在人与自然关系维度上, 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7], 劳动造就了人, 使人在自然中生存与成长, 但异化劳动反过来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只有扬弃异化劳动, 实现劳动解放才能通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高兹力图构建一个时间自由、生态和谐的社会, 让劳动从功利性计算中挣脱出来, 转而成为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依托。为此, 劳动自身的变革不可或缺。其一,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解放的前提。当劳动岗位因先进设备的推广而锐减时, 怎样才能让大多数劳动者仍保有参与劳动的权利? 毕竟, 劳动是人之为人、自我成就的核心, 但生产率的提高却以牺牲就业为代价。高兹提出缩减工时的策略, 通过压缩单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来释放更多劳动岗位, 以此实现劳动机会的再分配。工人得以摆脱传统雇佣关系的刚性约束, 能依据自身意愿灵活安排劳动节奏。同时, 闲暇时间的增多让人们有机会将时间与精力投向个人的发展与提升。由此, 异化劳动将复归为真正劳动, 劳动者将在创造性活动中体验到劳动的真正乐趣。其二, 争取普遍基本收入作为解放的保障。高兹构想的普遍基本收入, 是一种不完全取决于劳动时长却足以维持生计的保障机制。该机制不以有偿劳动为前提, 指向付薪劳动的废止, 进而颠覆雇佣劳动、市场和绩效的资本主义秩序。当每个人都拥有工作、参与创造社会财富以及追求自身目标的选择权时, 个体才能不以获取金钱为劳动动机, 而是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需求的满足而从事劳动。

3.2. 采用分散型的“软技术”

面对资本主义的困境, 高兹提出“工具转变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基本前提”[8]。所谓工具转变是指技术合理化的方向从服从资本逻辑转向遵循生态逻辑, 以高集中、大规模的“硬技术”转向分散化、小型化的“软技术”。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 高兹详细区分了这两类技术。第一, “硬技术”以核心技术为代表, 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 推行高生产、高消费, 易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加强对劳动者的支配与控制。“软技术”则以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代表, 承载着社会主义生态理性, 强调小规模、分散布局, 尊重劳动者的尊严与健康, 避免超负荷的劳动强度, 在

有益于生态的前提下组织生产, 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第二, “硬技术” 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是统治者出于政治考量的抉择, 其决定权高度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 小规模公司或个体无法掌握。尽管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容否认, 但由此产生的生态代价同样不容忽视。“软技术” 使用的资源具有循环利用性与分散性, 易于被大部分人掌握, 不易于被垄断, 能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需要一致, 更具人性化, 利于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人的控制和奴役, 是实现人的解放与劳动解放的技术支持。

因此, 为推动经济转型生态友好型发展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高兹主张逐步优化产业结构, 淘汰高耗能的“硬技术”, 积极推广分散型的“软技术”。大力扶持绿色企业的成长, 从而引导经济向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方向转型,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3. 倡导“够了就好”的价值观念

高兹指出, 资本为谋求利润最大化, 通过操纵和引诱消费者的愿望与需求, 使其逐步沦为资本主义消费的被动接受者。当人们对自身与生活品质的评价标准不以个人发展或精神充实程度, 而仅仅局限在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消费高低时, 已经陷入一种异化消费的迷网。在异化消费的笼罩下, 不仅阻碍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更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推动价值取向从“越多越好”迈向“够了就好”的生态理性, 完成对现有观念体系的生态化构建。实现价值观念的转换是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过渡的重要前提。具体来说, 当企业转向生产高使用价值、低能源消耗的产品时, 人们对华而不实产品的需求自会降低, 从短期主义转向长期主义; 当个人劳动时间减少时, 人们的自主活动空间自会丰富, 变成“属于生活的世界, 让生命尽情绽放的时间” [9]。只有当人们回归理性, 真切意识到并非万物都能被量化, 以非经济性的眼光看待世界, 世界的本来面貌方能呈现于眼前, 不能被量化的东西方是弥足珍贵之物。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不以利往, 劳动重归自由自主的活动, 生态危机随之化解。

4. 高兹劳动解放思想的局限

高兹从经济理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展开了深刻批判, 并提出劳动解放的相关构想, 将生态要素注入劳动解放。作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这无疑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但其劳动解放思想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4.1. 理论局限性: 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高兹立足生态学视角, 认为资本主义当下社会危机根源于生态危机, 主张只要将经济理性限于生态理性内, 即可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及其他社会危机。然而, 这一论断过于倚重生态要素, 弱化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指出其根本矛盾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由此引发的核心危机是经济危机。高兹则着眼于后工业时代的新变化, 认为生态危机才是更紧迫的威胁。他进一步指出, 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逻辑支配下, 资本对利润的无限渴求已经演变为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因此, 生态保护与利润增长之间的张力逐步上升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 生态危机也将取代经济危机, 跃升为资本主义新型危机的典型形态。高兹关于生态危机的相关理论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与重视, 但其对危机根源的分析失之偏颇。劳动解放的真正实现, 须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物质前提, 并在此基础上, 经由经济与政治双重革命, 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在丰裕的物质条件下推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变革。反观高兹, 他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探寻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也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所在, 忽略了生产力发展程度才是制约劳动解放的关键要素, 不改变这一物质基础, 真正的解放便无从谈起。

4.2. 现实局限性：从理论构想到现实转化间的张力

高兹的理论构想虽然极具批判性与前瞻性，但将其置于现实变革的语境中审视，其理论预设与实现条件之间呈现出多重张力与显著挑战。第一，在劳动分工问题上，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始于对异化现象的深刻揭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本质上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与劳动者的异化状态阻碍了劳动解放与人的解放进程。他将劳动分工看作异化劳动的根源并予以否定，未能辩证地审视其历史作用。实际上，劳动分工固然强化了劳动异化并助力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但也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历史演进中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是对特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折射。第二，在对劳动解放路径的构想上，高兹对社会主义满怀热忱，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其中一些有其合理性，也有一些有待商榷。例如，他认为社会要变革成功须以全体工人的劳动解放为前提，将时间解放作为撬动劳动解放乃至人的解放的关键，认为劳动者获得更多闲暇时间才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从事自主劳动。但是，人的解放是一个全方面、多维度的复杂系统，不仅需要时间解放，更有赖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推进。第三，在理性选择上，高兹构想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的指导地位时，提出“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使人的生产生活从经济第一性转向生态第一性。但其实现路径却是渐进的改良，而非根本的革命。他将解放寄希望于现存制度框架内的社会转型，但只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未被从根本上消除，经济理性支配的利润动机与价值逻辑便不会自动消退。

5. 结语

高兹以经济理性批判为逻辑起点，依次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技术形态及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展开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摆脱经济理性主导地位，转向生态理性的建构。高兹围绕资本主义展开的生态学批判，其核心并不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要从思想层面唤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然而，受制于所处时代环境与历史因素的限制，高兹劳动解放思想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又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些许偏离，我们需辩证的、全面地看待。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 2026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高兹劳动解放思想的生态向度研究》(YJSJJ26-B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Gorz, A. (1989)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Translated by Handyside, G. and Turner, C.). Verso Press, 111-112.
- [2] 朱波. 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出版社, 2016: 77.
- [3] 于宜含. 安德烈·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4: 57.
- [4] 贾桂洋. 安德烈·高兹的劳动解放思想探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24.
- [5] Gorz, A. (1978)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Harvester Press, 7 p.
- [6] 胡颖峰. 论安德烈·高兹的科学技术观[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21(1): 204-217.
- [7] 安德烈·高兹, 著.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生态: 迷失与方向[M]. 彭姝玮,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51, 17.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08.
- [9] Gorz, 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 South End Press, 77 p.